

契丹语“那可儿”考

吉如何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契丹文研究中, 难度最大的当为民族语词的解读。本文结合中古蒙古语及蒙古语族相关语言材料, 仅就契丹文所见  进行释读。提出契丹语  与中古蒙古语“那可儿”为同源词, 其本义为“伴当”, 派生义为“门下侍从”、“伴妻”、“朋友”的解读意见。

关键词: 契丹语; 契丹小字; 中古蒙古语; 那可儿; 伴当

中图分类号: H295

文献标识码: A

一

契丹文研究中, 难度最大的是民族语词的解读。尽管如此, 目前学界已成功解读了包括数词、方位词、亲属称谓、春、夏、秋、冬等一部分词语。不过还有成千上万契丹民族语词有待破解。本文结合中古蒙古语及蒙古语族相关语言材料, 仅就契丹文所见  一词进行释读。提出个人的看法, 以求教于诸位方家学者。

二

 一词频繁出现于契丹小字文献资料, 是为一个契丹民族语词。具体情况可以举例如下:

①               

先祖 知古 令 公 天 皇帝之 国 □ 天 下 统 时于 □ □ 事

    (韩迪烈 2 行)

□ 成为

②               

敕 奉 统 事 事以 欧昆氏 太保 □ 娘子 阿不隱氏 □ 娘子

         (宗教 23 行)

□ 哥 娘子 娘子 老古隱 娘子 弟 □ 太 尉

③ 公司
安 列全 力立
出公 才祭 网为
相 伏 本 (乌卢本 2 行)

国舅之 胡睹堇 撰

④ 公司
安 未化 因中
当和 丹伏 关化 雨弱 (乌卢本 3 行)

别名 乌卢本 名 □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的用法看，公司
安 似乎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意义项的词。^[1]这些意义项是同属一个基本意义的转义，引申、派生或衍生意义。接下来，我们对 公司
安 的几种派生义做进一步梳理、检验的基础上，对其本义进行一些考察。

首先，我们来考察 公司
安 例①中的用法及词义。根据《辽史》及韩氏家族墓志对韩知古的记载，即实先生解读例①为“先祖德尔古里令公天皇帝之开国统摄天下时为媵臣”，认为“德尔古里”为韩知古所用契丹名，公司
安 一字，解读为“媵臣”、“近臣”。^[2]“媵”是指古代随嫁的女子和男子^[3]，“媵臣”为古代随嫁的臣仆。由此，此处 公司
安 一词解读成“媵臣”，很有道理。

《辽史》对韩知古有如下记载“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後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4]“嬪”此处明显为“嫁”之义。^[5]

辽金时投依蒙古部落贵族门下充侍从者称那可儿(“那可儿”为:“蒙古语。意为‘伙伴’)。部落贵族依靠那可儿控制本部落牧民，从事战争，掠取财富”。^[6]

依据《辽史》记载与契丹近邻蒙古部落“那可儿”的社会地位及角色，笔者认为《韩迪烈》2 行 公司
安 一词可以释为“门下侍从”，其基本义为“伴当”、“伙伴”，与中古蒙古语“那可儿”是同源词。

公司
安 的类似用法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如：

⑤ 丹列
出 中为 巫夹 公系 万危 今关 公金 仍立 未关 为丰 戈么 公司 屈公 (萧胡睹堇 30 行)

子女 刺 汉 奴 杨 齐 □ □ 亲属 在 □ 侍从 知

⑥ 几卡 只安 未关
泰全
丹伏 中 几只 为丰 只安 戈么 未关 全币 公司 屈今 (萧仲恭 28 行)

近侍 亲属 男人之 在 □ □ 亲属 □ 侍从 知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鉴别例⑤与例⑥中 公司
安 的出现环境一致，均出现在 屈公 “知”与

居令 “知”之前。此外，《萧仲恭墓志》37 行之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矜} & \text{公} \end{smallmatrix}$ 表示“侍从官（复）”，《梁国王墓志》19 行之 $\begin{smallmatrix} \text{天} & \text{朝} & \text{于} & \text{侍} & \text{从} & \text{担} & \text{任} \end{smallmatrix}$ 表示“天朝于侍从担任”之义。由此得知，“侍从”之义为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的主要派生意义，由其本义“伴当”引申而来。

其次，我们对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的另一种派生意义，如例②所示《耶律宗教墓志》22—23 行出现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一词，曾被解读为人名“耨古里”。[2]从出现环境看，此处记录参加志主耶律宗教葬礼的一些人。笔者认为，其中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余} & \text{伏} \end{smallmatrix}$ 尔火 可能表示“伴妻老古隐娘子”。在达斡尔语中 nuwur、nuxur 或 nǎkǎr，表示“爱人，朋友”。[7]此外，即实先生曾把 $\begin{smallmatrix} \text{古} & \text{久} \\ \text{伏} & \text{关} \end{smallmatrix}$ 为“欧昆氏” [2]，笔者认为 $\begin{smallmatrix} \text{古} & \text{久} \\ \text{伏} & \text{关} \end{smallmatrix}$ 可能表示“欧昆氏”， $\begin{smallmatrix} \text{为} & \text{生} \\ \text{伏} & \text{关} \end{smallmatrix}$ 表示“阿不隐氏”。

《耶律迪烈墓志》8 行也有类似的记载：

令 圣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而 $\begin{smallmatrix} \text{圣} & \text{田} \\ \text{伏} & \text{平} \end{smallmatrix}$ 几久 尔火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而 艾伏 九矢 公及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力冬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令 圣和
他们二之 次 子 解领 库古鲁 郎君 伴 妻 □ 氏于 配偶 再婚 他们 二之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央} \\ \text{公} & \text{司} \end{smallmatrix}$ 而
次 子 撒懒 鲁不古 详稳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与而 连用表示“伴妻”之义，由其本义“伴当”引申而来的另一个派生意义。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的一种派生意义。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在《乌卢本墓志》[8]中共出现 7 次，例③与④为其中两例。即实先生从撰者与志主亲属关系着手，将其解读为“表兄，表弟”。[2]

例③为墓志撰者胡睹堇的介绍，此处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指的是撰者。例④为志主乌卢本的介绍，此处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却指的是志主。墓志中当提到撰者或志主时多用此字。可以理解为撰者或志主互相称呼对方应为 $\begin{smallmatrix} \text{公} & \text{司} \\ \text{安} \end{smallmatrix}$ 。

“表兄”在蒙古语中读作 bul ax，达斡尔语中读作 bul akaɪ，“表弟”在蒙古语中读作 bul dɛɪ，达斡尔语中读作 bul dɛu。[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蒙古语和达斡尔语中“表兄”和“表弟”的读音是有区别的。《乌卢本墓志》第 10—11 行有如下记载：

父 米 中 半 令 中 才 圣 兀 力 久 圣 兀 来 一 为 伏 升 来 东 关 可
 立 本 公 公 公 伏 兀 立 平 兀 来 来 一 为 伏 升 来 东 关 可
 重熙 年间 父 胡睹堇 太师 舅父 于骨邻 太师 北 东 部 诸号
 来 关 为 中 半 火 火 兀 利 公 令 圣 将 为 又 又 九 公 止 及
 系 系 中 列 公 化 公 伏 关 安 公 兀 利 出 出 金 化 中 公 子 立
 亲属 孙 至 朋友 二之 年少 在 马 朋友 成为

根据契丹小字《萧胡睹堇墓志》第 2 行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令中}_{公当} 为撰者胡睹堇的别名。根据契丹小字《萧图古辞墓志》第 5 行、《萧胡睹堇墓志》第 7 行记载，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萧胡睹堇的父亲为胡睹堇铁离，也就是说父子同名。此处，为了避免造成混淆，撰者用别名来称呼自己，与父亲的名字分别开。

上面一段文字记述“重熙年间撰者之父亲胡睹堇舅舅于骨邻太师一起公职于东北部，当朋友（志主）和撰者年少时候就结为朋友”。值得一提的是，当记述“二人成为朋友”时，

用到^公_司 ^{止及}_{子立} 二词，^公_司 可能为^公_安 复数形式，^司 为复数附加成分。《萧仲恭墓志》25

行有^公_中 ^公_司 ^又_立 ^止_本 为安，37 行有^公_司 ^穴_公 ^竹_公 ^公_中 ^公_来，其中，^公_司 分别与^又_立 和

^穴_公 连用。^东、^公 均可以表示复数附加成分已被证实。^[9] ^公_司 分别修饰带有复数附加

成分的^又_立 和^穴_公，修饰语和被修饰语间明显存在“复数与复数”的调和^①。清格尔泰先生

将^司 拟音为 utf~ud₃。^[10]吴英喆先生认为^又、^又 是带 tf 的复数附加成分。^[9]如此看来，

^司 也可能为复数附加成分。如：^公_安 + ^司 ⇒ ^公_司，^公_安 + ^司 ⇒ ^公_司。缀接复数附加成

分时，词根发生变化，这与中古蒙古语很相似，例如：蒙古语 $\text{ᠰᠠᠭᠤᠨ} + \text{ᠤᠯᠤᠰ} \Rightarrow \text{ᠰᠠᠭᠤᠨᠤᠯᠤᠰ}$ ， $\text{ᠰᠠᠭᠤᠨ} + \text{ᠤᠯᠤᠰ} \Rightarrow \text{ᠰᠠᠭᠤᠨᠤᠯᠤᠰ}$

· $\text{ᠰᠠᠭᠤᠨᠤᠯᠤᠰ} + \text{ᠤᠯᠤᠰ} \Rightarrow \text{ᠰᠠᠭᠤᠨᠤᠯᠤᠰ}$ 等。

^{止及}_{子立} 为动词“成为”的同动态形式，其收尾^方_来 应为动词同动态附加成分，读音为-alča。

恰好与中古蒙古语动词同动态附加成分“- ᠠᠯᠴᠠ /-lče”^[11]一致。虽然，志主乌卢本与撰者胡睹堇确为表兄弟，不过二人与生俱来为表兄弟，没有必要特此说明二人年少时成为表兄弟。其次，在契丹语亲属语言中表兄和表弟用两个不同词语来分别称呼。

《耶律仁先墓志》6行有如下一段文字：

⑦ 凡火 今禾 伏 父 半分 半立 为主 主 王雨 穴旁 百公 水企 九页 公习 今丙 口北 巫立 曲 斗存 伏 天 公和

夫人 重熙 皇帝之 皇后之 □ □ 朋友 奚 □ 可汗之 帐之

中丙 今关 们 凡亦 和 丹力 (仁先6行)

留 喜 都 军之 女

通过上述例子分析，可鉴别出例⑦则与上述二例非常类似，此处是在叙述耶律仁先母

亲的情况。父 半分 半立 为主 王雨 穴旁 百公 是指辽兴宗皇帝之后仁懿皇后。汉字《耶律智先墓志》有“母别胥萧氏，儀則純備，風麗鍾、郝。仁懿皇后以梓衣申贈，保姊妹之愛”之记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公习 此处表示耶律仁先之母萧氏与仁懿皇后之间的“友善（朋友）”关系。这与上述例③和④一致，均为称谓名词。

公习 在契丹小字资料中共出现 21 次，由公、习、亥三个原字构成，学界对其已有拟音。原字公 在 公关 亥旁 久半 金叶 凡亦 宁远大将军，雨急 公用 凡丙 今 凡 长宁宫副使，亥旁 为天 亥土 曲公 雨 武安州之观察，亥和 凡斗 公亥 陈家奴等例子中出现。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其拟音为 n。[12]吴英喆先生根据其使用情况，拟音为 nə。[9]原字习 在 主 亥 凡习 金半 “皇太叔祖之”，即实先生解读为 oug。[2]原字亥 出现在人名 凡水 亥，即实、刘凤翥二位先生几乎同时解读为人名“控古里”，拟音为 ur。[13]因此，我们可以把 公习 读作 nəugur~nugur。

由此，不论从词义还是其读音看，公习 与蒙古语族诸语言之“表兄、表弟”都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断定 公习 还可以表示“朋友”之义。

此外，契丹小字公及 表示“配偶”之义已被学界释读。[14]及 被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释读为 uo，因此，公及 合起来读作 nə-uo 或 nuo。如此看来，公习 与公及 间存在词义方面的内在联系，二者均可以充当称谓词。笔者认为，公及 之后缀接构词附加成分亥 产生 公习 亥 一词。如：公及 + 亥 ⇒ 公习 亥，即 nə-uo + ur⇒nuogur，缀接时产生了插入音 g，从而以习 来记录 oug/uog。中古蒙古语中存在 -xur/-gür，-u'r/-ü'r 等名词构词附加成分。[11]例如：ᠬᠠᠭᠤᠷ。

ᠨᠠᠭᠤᠷ 等。可能与中古蒙古语之词根 *ᠨᠠᠭ 为同源词。ᠨᠠᠭ 与中古蒙古语 ᠨᠠᠭᠤᠷ “那可儿”为同源词。

与 ᠨᠠᠭ 词根相同者还有 ᠨᠠᠭᠤᠷ、ᠨᠠᠭᠤᠷ 等。其中 ᠨᠠᠭᠤᠷ 为 ᠨᠠᠭ 的领属格形式。ᠨᠠᠭᠤᠷ 则可能是与 ᠨᠠᠭ 词根相同的动词形式。这方面也与中古蒙古语很接近，表明 ᠨᠠᠭ 为常用词，语法变化也较多。

从契丹小字文献的用法看，ᠨᠠᠭ 其本义为“伴当”，派生义为“门下侍从”、“伴妻”、“朋友”等。其读音 nugur 与中古蒙古语 ᠨᠠᠭᠤᠷ “那可儿”的读音相同，词汇意义也一致。我们接下来对蒙古语 ᠨᠠᠭᠤᠷ “那可儿”一词的意义演变过程做一些考察。

三

我们所解读契丹民族语词之音义能够在其亲属语言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才可称之为是让人放心的解读。契丹小字 ᠨᠠᠭ 的读音与中古蒙古语 “那可儿”非常接近。“那可儿”(näkär)在《蒙古秘史》中共出现 20 次，其中 18 处的旁译作“伴当”，其余 2 处作“敌人”[15]，例如：

01:08:07 朵奔篋儿干 說 伴當 燒肉與的 說了
ᠲᠤᠪᠤᠨᠨᠢᠷᠦᠭᠦᠨ ᠰᠤᠳᠤ ᠪᠠᠨᠳᠠᠩ ᠰᠢᠷᠣᠨᠤᠯᠤᠰ ᠰᠤᠳᠤ

Dobun_mergen ügüle=rün 《näkär širolqa da》kē=jü'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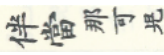
朵奔篋儿干说：“伴当烧肉与的说了”

02:08:04 影外别的伴当无
ᠶᠡᠭᠦᠳᠡᠷᠡᠴᠡᠪᠤᠰ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ᠭᠡᠢ 影外别的伴当无
se'üder-eče busu näkär üg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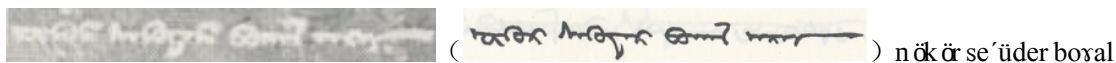
05:17:07 被敌人行 言語裏
ᠨᠠᠭᠤᠷ ᠭᠦᠨᠡ ᠶᠡᠳᠤᠨ ᠠᠰᠤ 被敌人行敢退呵
näkär gü'ün-e ičü'aqda=asu

12:11:03 敌人的毒言语
ᠨᠠᠭᠤᠷ ᠭᠦᠨᠡ ᠤᠪᠠᠷᠠᠨ ᠤᠭᠡ 敌人的毒言语
näkär gü'ün-üqoron üge

此外，《蒙古秘史》中还出现了与“那可儿”词根相同的 näkär-e, näkär-i, näkär-tür, näkärtü, näkär, näkäre, näkärü, näkärü, näkär-i, näkär-iyen 等词，基本义均为“伴当”。此外，näköcel, näköce=gün, 其义为“做伴” ököce=gü “做得伴”，näköce=esü “做伴呵”，näköce=n “做伴”，näköce=qui “做伴的”，näköcekde=gü “做伴可做的”，näköcekde=jü “被做伴着”等均是 näkär 之后缀接各种附加成分而形成，缀接时尾音 r 脱落。这表明该词为基本词汇，语法形式很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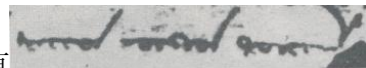
《华夷译语》之“人物门”载入  “伴当”，注其音为“那可儿”。[16]

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刻于元至元六年（1340），其第 18 行的



aran 也表示“伴当奴婢”之义。[17]

《亚历山大传记》之蒙译本《索勒哈尔乃传》第 11b 页有



sayid nākōd duran[18]的记载，表示“于诸多好伴当”之义，其中  为  的复数形式，有“诸多伴当”之义。

从以上例子看，中古蒙古语中“那可儿”基本义有二，即“伴当”与“敌人”。其中前者的使用频繁很高，是其基本义，而后的使用较少，可能为一种古老的词义。这或许表明其“敌人”之义正趋于消亡过程当中。

《蒙文分类辞典》根据清代《五体清文鉴》编成，其中  “那可儿”词条为：“夫；朋友；王府随侍”等释义。[19]据此，赛青毕力格指出：这个时期，“那可儿”原来的核心意义已经退居到第三位了。[20]很明显，到这时  “那可儿”的“敌人”之义已经消亡，产生了“夫”、“朋友”等新的词义。1997 年出版的《蒙语辞典》中  基本义解释为“为共同事业，共同目标而一同奋斗者”。[21]这表明， 又产生新的派生义，并且此义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义。

下面我们再看蒙古语方言土语及蒙古语族语言中  “那可儿”均表示“朋友，同志”，其读音[22]具体如下：

语别		词汇读音
蒙古语书面语		
蒙古语	正蓝旗	nəxər
	巴林右旗	nəxər
	陈巴尔虎旗	nuxər
	布里亚特	nuxər
	达尔罕	nuxər~nəxər
	喀喇沁	nəxər
	东苏尼特	nəxər
	鄂托克	nəxər
	阿拉善	nəkər
	都兰	nəkər
	和静	nəkər
达斡尔语		guŋi~nugur

东部裕固语	nɔkɔ
土族语	nukor
东乡语	nokiə~tundzu
保安语	avɛ
斯拉夫式蒙文	нөхөр

上表所示“那可儿”一词的音义情况看，比起中古蒙古语，读音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语义则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第一阶段表示“伴当”、“敌人”，逐渐演变为表示“夫”、“朋友”、“王爷随从”之义。经过漫长的词义演变阶段，后来又变为表示“为共同的事业，共同目标的一同奋斗者”、“夫”、“朋友”之义。因此，蒙古语“那可儿”在中古蒙古语阶段有两种意义，而随着时代更移其词汇意义逐渐产生变化，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几次更移。

突厥语族语言的“那可儿”一词，读作 nekər，也表示“伴当、朋友、夫妇”之义。^[23]这表明“那可儿”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同源词，很可能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基本词汇。

四

以上分别讨论了契丹语 𐰽𐰺𐰍 与中古蒙古语 ᠨᠠᠭᠤᠯᠠ “那可儿”的词义。契丹语 𐰽𐰺𐰍 的基本义为“伴当”，派生义为“门下侍从”、“伴妻”、“朋友”。中古蒙古语“那可儿”有“敌人”、“伴当”之义，其中，后者为基本义。在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语言中仍保留原来的“伴当”之义外，还产生了“朋友”、“夫妇”等派生意义。从上述情况看，契丹语 𐰽𐰺𐰍 与中古蒙古语“那可儿”为同源词，其词义演变轨迹或许反映了人类随着社会变迁从“敌人”向“伴当”，再从“伴当”向“朋友”转变的过程，而具体在各亲属语言中的词义演变过程或许有细微差别。

参考文献

- [1] 语言文字词典[Z].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2] 即实. 谜田耕耘[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 [3] 汉字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Z].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5.
- [4] [元]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5] 汉字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Z].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5.
- [6] 亦邻真.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栗林均编. 达斡尔语词汇·蒙古文语索引[M]. 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2011.
- [8] 刘凤翥先生曾命名为. 耶律慈特墓志[M].
- [9] 吴英喆. 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 [10] 清格尔泰. 清格尔泰文集(第5卷)[M].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11] 嘎日迪. 中古蒙古语结构形态研究[J].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 [12]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7, (4).
- [13] 即实. 旅奋墓志解读述略[M]. 油印稿, 1994. 刘凤翥等. 契丹小字解读五探[M]. 汉学研究, 1995, (2).
- [14] 即实. 谜田问径[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 [15] 栗林均. 确精扎布. “元朝秘史”(甲种本) モンゴル語全単語・語尾索引[M]. 日本: 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2001.
- [16] 栗林均. “华夷译语”(甲种本) モンゴル語全単語・語尾索引[M]. 日本: 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2003.
- [17] 道布. 道布文集[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 [18] 道布.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19] 蒙文分类辞典[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6.
- [20] 赛青毕力格. 蒙古语“那可儿”的词义演变[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0, (1).
- [21] 蒙古语词典[Z].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 [22] 孙竹.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M]. 青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3] 突厥语大词典[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年.

Explanations for “Nökör” in Khitan Language

Jiruhe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s: Explanations for Khitan National words should be the biggest difficulty on the research of Khitan Language. In this paper, author will make an Explanation to Khitan 𐰽𐰺𐰍 in combination with using the related materials of the Middl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Mongolian Linguistics, come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o Khitan “Nökör” and is Middle Mongolian “Nökör” are cognate word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meaning is “partner”, the extended meaning is “attendants”, “wife” and “friend”.

Key words: Khitan Language; Khitan Small Script; Middle Mongolian Language; Nökör; partner

收稿日期: 2014-09-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契丹大字传世文献整理研究》(14YJC740034);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契丹、女真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14JZD036);

作者简介：吉如何（1978-），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助理研究员，蒙古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契丹大、小字方面的研究。